

南園漫錄卷三

武帝意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誅當罪罪其暴橫不當誅推其孝勇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為辭而解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并斬若屬是一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



之太后不食而并嬰誅之是乃群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俟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為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樹松

大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

伯徐公有貞安置于此謂守臣曰若南樹以松使與北平當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弘治間士果有官于朝者

事異

郡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地有名鐵毛嘴者有管井深宵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捕縱一鷓搏雉雉入井鷓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鷓雉復騰起而聞井中鳴鳴有聲衆疑為鬼也則隱隱如人以白莊莊命引繩下曳之則一婦人遍體衣縞

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
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貨易於施甸
夫姦其叔母情好甚篤因給以歸寧至此則束
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大石如雨賴蔽于崖
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
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
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謝謂姦叔
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其父母
世謂婦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
日不死世謂古井中氣多殺人此婦投之莫測

之古井而不能殺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
象與瞽叟共下土實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
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况大聖人乎然拱姦
妣母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
如此而謝為巡按顧以事大不理何不畏天之
甚莊指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郡人亦有為傳者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瑤山丘公濬所進大學衍
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以否予
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諫獨

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蓋真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迤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殊不思見道造理之言雖異然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丘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于稹所撰五倫

記雖法高明而譎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幾於娼家讀禮乎合而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進必揣近侍喜斯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書法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史綱易見為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將軍豈願見之此人可

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法之善矣史綱
獨易見為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為
本王訪于箕子之訪顧不思武王時為天子箕
子時為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臥其
事豈比箕子昭烈時為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
以求異昧其實可乎丘平生博學廉潔好勝而
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見矣

功業

淳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
十年再無比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

監錢能怙寵敷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
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
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
都御史以去能甦因此亦後來典機務者所未
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
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肖
相遠如此

鄉音

北方士夫不能唇音如以武為五以尾為矣以
望為旺以襪為窞以茂為冒之類難以數舉吾

鄉不能齒音如以事為四以之為知以使為死以齒為耻以詩為尸之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戶侍確嘗言不必相訾唯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三臣

眉州萬公安濟南尹公旻三原王公恕皆舉戊辰進士成化弘治間俱官一品其存心律已為國憂民驗之於弘治以來萬衰特甚尹次之王益盛天之報施隨人善惡而應未嘗少爽為士

臣者於此觀之亦可猛省矣

書誤

大學衍義補祭五祀條下引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按古註疏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者乃勾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五方帝之祀非人家門井戶竈中雷之五祀故序于五嶽之上其為五方帝明甚今乃引為門井戶竈中雷之證誤矣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

漢金三
六
賊害忠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哀之比及讀呂
溫武侯廟記則溫固有此論矣但溫欲武侯諭
民曰我欲安時非為漢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
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成功此武侯所
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
之識矣若如溫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為民義
士先已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
於斯之難武侯豈無溫之見哉至司馬公論照
烈只以族屬疏遠為言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

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辯其非疏則亦
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得天本於德故
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
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
其志在匡時其才堪遏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
後世之所當與也豈可校其親疏哉若以疏而
黜之則見存之劉嬰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
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既知不責光武
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顧可以昭烈於漢
為疏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勢

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為義而不計其勢之難溫豈足以知此

刻報

袁盎鼂錯皆天資刺薄私己自矜之人盎如毀絳侯卒致絳大與結交說申屠嘉卒致申引為上客見竇嬰言吳所以反皆由鼂錯錯如因淮南王死即勸文帝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王罪當死苦之出文帝意於丞相御史何干蓋錯必有私怨於丞相御史故因文帝之信己而陷之史失載矣錯竟斬于盎之譖盎卒刺干

梁之賊而竇嬰右盎以殺錯亦以飛語為田蚡所戮據其死皆不以罪而刺深私己爭逐勢權傾奪智計而天各類應之無少爽者皆天道孔赫之不可掩者遷史不論及此而以變古亂常不知時變斷之末已

善富

善富二字班書言任氏折節為力田後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此意最好蓋富而不善必為姦利既為姦利必致禍敗矣

靈哥

幼聞靈哥者居濟寧之魯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靈通至今今所居必擇人妻少有色者以其夫為香通而居其家問事者踵至香通家為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傳語時來兩京京師則多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索錢曰不可輕易我香通要高錢是數方告之正德間家因會女客失一銀物遣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為人竊毀用矣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其名人來怪我香通曰不說老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

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卿家劍童毀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而猶不得則起立于旁伺之至夕問事者盡去帳中問還有人否其香通不知老婢之伺于後也荅曰無有即揭帳老婢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空中傳呼聲遂不見矣出只見香通之妻艷粧盛飾年可二十餘自看裁青紗袍里婦敬禮夫希夷今尚不存而猴竊其丹藥反靈通久長如此此一不可曉仙家鍊神離形謂之脫胎今聚則故形散則無見雖仙家莫兼此二不可曉仙之術曰出神之後

再無嗜欲今孜孜求錢盛為張設此三不可曉
仙家丹成升舉之後再無男女之慾今日依少
婦擇色宣淫此四不可曉仙家采鍊皆用童女
今只用有夫之婦人以長生此五不可曉仙家
丹成則不食煙火之食今日食炙雞燒酒又能
變化不測此六不可曉仙家絕世今時與人為
猜枚賭酒之戲為戲譚人世之談此七不可曉
既通靈變化矣不知老婢之在旁而誤見其故
形此八不可曉既能人言矣又不能為人形此
九不可曉夫有形體則不能不病有嗜欲則不

能超世今於飲食財色之好皆與人同而加甚
於形體於嗜好仍與猴同而通靈過之此十不
可曉也且如張平叔以後謂為天仙者凡幾人
矣而音絕神泯再無徵矣而猴之長生注世乃
如此今自侯王以上士夫以下罔不尊崇奉之
曰上聖曰靈仙而不敢正其妖其瀆亂男女已
甚而不敢禁其事更日崇之信之何也

着忙

朱參政應登嘗言康狀元海謂東坡范增論後
數句忙殺東坡蓋以峻快斬截為着忙也此亦

有見矣然不免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截亦史記所不廢如韓信傳中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而今日舉業宗之康見之熟而遂以為忙不知史記為文如王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己好與重紆徐而遂輕彼峻快斬截也必欲備之斯可矣然康此言却是自己已有見識不隨衆歡喜所以能自立于古文也

女色

女色敗國固不俟論然觀自古以色著名者多不善終如妹喜姐己褒姒戚夫人趙飛燕趙合德潘叔妃張麗華楊太真宋劉貴妃之類不可枚舉唯武曌始以媚名卒僭天子位以壽終蓋古今天地之大變難以常理論也然其色亦不聞如前之美

貝原

雲南用貲不用錢貲即古之貝也今士夫以為夷俗殊不知自是前古之制至周始用錢故貨

貝每見於古書穀梁傳貝玉曰含貨殖傳載之不一東方朔曰齒如編貝文中子曰蘇威好鍾鼎珪璽錢貝皆謂此也又制字者如財貨寶賂賄賈貢貴賢貲貶賚賓賦質賁賞贈貽贊贊贍贍贄賻賈賣之類不可盡舉凡不用此則貝為寶貨固始上古禮含用貝玉其重尤可見而顧以用貶不用錢為譏誚不亦異乎

南園漫錄卷三

南園漫錄卷四

字誤

藿音桓荻也見前漢書貨殖傳今程文避諱於權字盡去木是藿字矣其可乎要惟省木之點斯可矣

子西

朱子註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謂子西卒召白公以致禍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嫡長孫也建為費無忌誘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罪校之昭王之生其出

尤正子西既遜昭王而立以為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其在吳為楚患也此不足為子西病乃以此為孔子所外恐未然若只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為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實子西豈可辭乎

繆謚

古君臣多有繆謚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然秦繆公稱五伯何以謚繆史記蒙毅謂殺三良以從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號曰繆公又宋改謚秦檜曰繆醜則繆為惡謚明矣然漢昭烈謚張

翼德曰桓謚關雲生曰杜繆則固以繆為美矣若惡謚昭烈為之伐吳不可諫止關之忠勇蓋世昭烈肯以加之乎在宋之先晉秦秀欲以繆醜謚何曾而武帝不從則以繆為惡又不止宋矣或古者假借以繆為穆歟然謚法穆繆各具固不俟假借也今人書或書秦穆或書秦繆竟不可辨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至以靜脩作渡江賦為幸元滅

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為見聞習染所局如盧摯
之徒謂宋為淮夷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詩
有云世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又云
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
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弘
治中刑部潘貞外府作孔子通紀後紀而及於
靜脩亦以過江賦為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計
以為靜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淳
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而求其說曰靜脩之節
決不事●●●元故退齋之記作靜脩之見尤

不足篡周之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
造詣純潔可與夷齊伯仲丘窺見其一而妄擬
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
乎劉謂有史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桂辨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
箇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
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
其香氣馥烈乃尚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別
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劉豫

劉豫遷汴與民約曰自今不用宦官則當徽宗任童貫李彥楊戩之時所以取怨于民者深矣豫以進士叛逆絕似劉關關即敗滅而豫卒僭天子善終保首領不惟豫有金甕之恃其才亦優于關矣視其與民約者可見

肅政扁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中亦有此銜號當撤去夫仍前元之號者如恩榮宴如各藩稱省之類不一矣又

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葉文莊之賢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恠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

孝廟亦不之罪則

聖德明睿廣大與葉之見天淵矣然觀葉載太監沐敬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已有史漢同異及容齋亦間言之矣偶觀季布傳曹丘生云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此即當時語無
容易者班書減斤一二字遂使文義全萎豈直
新唐書之病乎

穢言

張綵為郎中時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為
求女色之樂每聞之殆欲掩耳近觀孔融傳載
路粹誣奏孔融與禰衡言父子無親只為情慾
則悖理傷道之論前固有之矣

巾幘

曹操欲殺孔融令路粹奏融秃巾微行註謂不
加幘也則巾幘之辨已可見矣又謝安傳桓溫
詣安值安理髮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
着帽進其重如此今制皆用網巾則秃巾之推
也吏隸生真齊民於上各加巾私則加小帽又
加大帽則幘之推也溫使著帽進而免其戴幘
則幘固如今之烏紗帽而帽固如今之大帽小
帽蓋欲便之不用禮服所以為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載亦然按史
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躡珠履則珠履乃三

千客中之上客方躡非三千客盡躡也

詔語

今世承宋儒之說若謂宋以前無深知義理深知義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論義理誠精然以今日踵其說而漫無真知者觀之却去前遠甚嘗見漢人詔中多精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東平王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數語於性情義利處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後世詞臣所及

狐媚

狐之惑人載於雜說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為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回遇一婦人極艷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群犬逐之遂絕嘗面詢其人則曰彼婦雖黑夜視之而形容光艷具見當時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餘矣至今無他

惡符

金完顏亮之弑逆亂倫好殺嘉兵矯偽沉湎冒色與隋楊廣同後舉中國而受誅于揚州又同

其歷國與年壽大約又同其得謚又同而遺臭
後世又同天理昭然莫此為甚可以為君人者
之炯戒也

註書誤

論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朱子以唯於射而後
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為義而屬上句矣
及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
必也聖乎而屬下句矣二句皆孔子之言文義
氣脉皆同若通作疑而未定解於理豈不允順
於孔子當時之辭氣豈不暢乎况此二解又非

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後頗異良不可曉或謂
朱子不可妄意則寧失孔子本意而徇朱子可
乎夫孔子聖也朱子賢也賢者不免有時而誤
又何疑哉觀朱子於程張亦辨其非主於理之
是而已

僭稱公

春秋時晉鄭齊衛皆以侯僭稱公春秋則書其
實其實魯亦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其舊胡氏
以為臣子之詞是已獨宋以公爵而未嘗少僭
竟無人表其實何也至偃方僭王不久即滅于

齊矣

宦官名

周宦官闈人寺人其職也秦始皇有中府車令漢唐因之而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永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漢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然漢唐宋至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則視我

按陶靖節集聖賢群輔錄魏嘉平中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並居河內共為竹林之遊世號七賢袁宏戴逵為傳孫統為贊又七人仕晉皆有名則必是此七人矣且圖一人騎牛則河內多有此而晉人多乘牛亦屢見於別書也

密詞

程史載宋徽宗玉虛密詞而引禹湯罪己以興終之又按蔡條國史後補具載徽宗教門尊號及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號此最善學遷史為

漢錄四
武帝紀意為君至敗國矣而信尚猶若此則終無時而改悟矣其必為囚虜何疑

奏減隸

莆田彭公韶為吏侍時人不見其咲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為一誼以為今俸不實支校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近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兵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富方穀一句詢其由蓋欲論內臣一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

損不特掩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容心如此

交趾

交趾唐堯宅之漢州之逮吳割據亦然宋不競始失迄元之強大竟不能郡縣之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圍成都抗衡中國然今卒為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理後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剗厓山屠閩廣因稱兵交趾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

朝永樂初破交趾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偉矣尋
又棄為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
臧也郡中一指揮調自交趾歷三世而家之明
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趾之民心而再不
可取者其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趾矣至
弘治初莆田彭公韶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
以贊大臣之功此譬諸人家父祖遺有田土為
強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因棄之以省
訟妨業可矣顧張之以為功無乃不可乎以交
趾之勢校之雲南則沐昭靖王張吏書之功深

且廣矣

洒削

史記貨殖傳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漢書音
義以洒削為治刀劍名索隱以洒削為磨刀以
水洒之又方言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按周禮
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又
曰魯之削又曰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
規欲新而無窮救盡而無惡鄭注曰削今之書
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紙筆以刀雕字謂之書
刀亦如筆也別注解削極明亦以雕字之說為

不通而引子張書諸紳為證則削為書刀為削
竹簡之用無疑矣但洒注為以水洒之雖近而
事義終欠明周禮注者以為加絕鋼使鋒利若
今之剃髮刀於事理是已然鋼乃鍊鐵之精為
之非錫也以為錫即今之鉛然鉛體柔又非鋼
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與殺矢之
齊金錫半為鑿燧之齊則五分其鐵而鉛居二
又何以能鋒利乎鉛可名錫古字同也鉛為純
鋼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曉意洒字有淬厲
之義而非只以水洒之也則音義與索隱所解

雖近是而皆未究極二字之義

史易字

舊唐書崔胤傳言胤制衣帶手書以通意於孫
德昭其詞緩新書作斬帶為誓其語急誠使有
據則可矣不然何從以制衣帶為斬以通意為
誓哉語言輕重在詞臣此劉靜脩之所嘆也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恩禮極薄蓋始謀者縯也結豪
傑者縯也創洪業者縯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
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縯封而褒示天

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為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為王觀寇恂勸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况遂奉光武則續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遲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為之捕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續及降竟不行殺續之罪夫恭之功之親視續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續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通不論及

漆齒

新唐書南詔傳曰茫君號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鮮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去郡四百餘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藥漆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者又漆齒既黑亦無寢食脫去之理黑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為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妄傳也

中人敝

唐代宗時李寶臣攻田承嗣垂亡代宗遣中人馮希倩勞寶臣寶臣歸絹百匹希倩抵之不為禮致寶臣貳與承嗣和後承嗣復猖天子竟不知也終之唐室滅藩鎮之手豈一朝一夕之敝乎

南園漫錄卷四

南園漫錄卷五

六科稱

水東日記謂公文承

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李顯為都給事中強加都字為失又云今止稱六科亦未為當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書其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為未當則是仍稱六科給事為當矣如此則五府六部俱當加官名如六科又何以獨稱其衙門乎五府有都督同知僉事六部有侍郎都察院有副都

御史僉都御史如李顯要稱六科都給事中則當稱五府都督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為非而不稱六科都給事中却又以稱六科為未當則必稱六科給事中為當則五府稱都督同知僉事六部稱侍郎都察院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乃與六科稱給事中一體矣其可乎哉蓋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書都御史為尊官以同知僉事侍郎副僉都為佐貳六科以都給事中為尊官以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為佐貳今只稱六科正與府部之稱相合顧又非彼而是

此殆不可曉

稱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稱本府州縣官為父母大人稱者以是外得忠厚之名內取身家之利見稱者以是外說尊崇之名內獲結託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改矣然書曰元后作民父母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孟子亦屢見之則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稱也今通以加之府州縣官甚至鄰封府州縣又甚至主簿典史又甚至稱府官為祖父母稱布政司官為曾祖父母是等府於

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無與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義豈不僭乎夫俗稱

天子亦曰爺爺爺爺亦祖父之稱也乃又加曾字於上是比爺爺之稱尤重矣豈不悖乎設使誠以墳墓桑梓之故則亦不應以

天子之稱加之况稱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則明効陰構造誦詆毀無所不至有父母之義者固如是乎蓋緣鄉宦始於求利於有司故為此不情之稱而不耻有司喜於見尊於鄉宦故安受過情之誦而不辭夫不耻則又獲名譽之

不辭則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乖於禮

尤病於民而通不可變矣或謂孔子何以稱魯

為父母之國曰孔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國稱之

初不聞其稱鄰邑長為父母亦不聞其稱魯君

為父母也且周為封建魯自君國孔子亦未嘗

以父母稱魯君今天下四海統於

天子至尊無對而以詩書所稱天子之稱加於

府州縣之臣可乎建安楊府丞且為考功郎中

時嘗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于人雖人不悅我

竟未忍改志溥甚是其見因推而論之

田雙

輟耕錄言田一雙為四畝云因見雲南雜誌始知之近見唐書南詔傳言田一雙為五畝官給田四十雙則為田二百畝且與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合恐陶偶未之見耳

大臣

王嘉為丞相以諫董賢增封忤哀帝得罪當時議郎議猶以為聖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今嘉罪雖著大臣裸刑就笞非所以重國也以是觀漢

於大臣雖有誅戮不逮于宋然禮之亦重矣弘治四年禮部火尚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衛鎮撫司去衣笞二十而倪體肥碩去衣之時尤增多口後耿倪二公皆為吏書卒官周為戶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三公皆時望在位通不及十年孰若下獄後從容以疾求去為優也此所謂裸形就笞者與

中庸

志淳居學宮時見一官問中庸二字所出口中出堯之執中庸出易之庸德近觀周禮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鄭氏訓庸為有常則中庸二字周公已全具於教矣

覆杯

杜詩教兒且覆掌中杯虞註以覆為飲酒嘗見家語孔子問子路使者云醢之矣孔子遂覆醢韓非子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使子貢往覆其飯則覆字之義明甚而覆杯為不注酒不待言虞何以不攷

禮服

輟耕錄謂元以婦人禮服曰袍乃達旦稱漢人

則曰團衫南人則曰大衣今自京師及天下皆稱婦人禮服曰袍豈沿習已深與

生口

魏志王昶傳注云任譔與人共買生口各顧八匹則名牛馬驢騾為生口舊矣

賴字

今人以物相質不還曰賴然左傳今鄭人貪賴其田則賴之為義亦有本矣

轉注訓

志淳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今長

之類竊疑令長以圈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栢正始之音引長為長長行為行行為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為非極為有理乃知許慎以考老之類為轉注以令長之類為假借者真誤也四書大全小註亦漫取之不復致察况初學之士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為豪為能也假借於本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

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圈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今人為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益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慎之謬而不及王栢之說則又無怪乎今之為舉業者矣

用私報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密及他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為此否又秦檜既罷黃龜年

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扈從不許高宗猶在疑
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檜從
汪伯彥學而浚為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
基禍如此乃欲復讎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
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
伯彥之舊而昧於公也亦非真知其闇也後為
檜逐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檜闇之言而不
察浚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浚之本心也哉檜之
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曰闇於土和不
肯復讎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顧以為闇

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之意也
浚之起檜於前王次翁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

籠竹

杜詩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虞註
檜甚明而不註籠嘗見唐書南詔傳吐蕃顯城
將楊萬波約降事泄吐蕃以兵五千守韋臯將
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顯城以來又舊唐書吐
蕃傳亦有籠官大籠官之稱又韋臯傳擒籠官
四十五人擒主籠官節度則籠固吐蕃之地名
籠竹蓋籠地所產之竹也故以對檜林

並坐

弘治中北虜火節寇邊勢甚猖獗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為兵書

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于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迥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大司馬之柄又值弘治之世內臣之自尊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遷獄

永昌文廟東有鎮撫司每考訊榜掠聲徹禮殿

志淳在學時隨類告遷于上司皆難之後常山樊公瑩為御史至永昌僉以樊有清聲亟往告焉難之尤甚時成化已末也無何有內臣來鎮守偽好文試往告焉即遷去又無幾何有言於後之鎮守者又即遷于城之東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貪汙不事事宜其難矣樊以廉潔著名而於義事亦如此誠使有制不敢擅遷則內臣皆即日遷之不聞在上以制非之者使於事理當遷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今御史巡按歸皆考以不推姦避事方復道求其實稱此五

字以樊之名或有歎已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為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蓋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倣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于國與倡王諸呂者遺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

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舉中國之大而困于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蘊之不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絕而所養之才力未充大也學未精絕才未充大苟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心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武侯哉或又曰

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腫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者也

字義

妙好嫩三字皆從女儒仙佛三字皆從人古人制字固不可謂無意至於人之所需為儒人而居山為仙人而弗人為佛其義意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尚各說家不一然觀前漢百官表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則官次尚左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五軍都督府與各衛所則以中為尊矣

子糾

程子以齊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朱子取之按春秋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猛未踰年稱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得京

師成之為王猛又按荀子曰齊桓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為兄在春秋戰國皆然當時必無誤至程子始以為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竊意程子因孔子稱管仲而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無以釋其意故以糾為弟而求合孔子諒忽而功仲之意朱子至此章亦費力辯論故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為據然盡廢當時之實而以子糾為弟恐亦不可嘗因是而求得所以不必以子糾為弟誣桓公為兄而於孔子之言春秋荀子之實自不相病之論此不暇載

書二義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其意以學書為詩書之書矣按東方傳云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今之字書在漢則史書篆隸之類也故曰文史足用觀其下曰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則前三冬所學為字書可知今為詩率承杜誤以為詩書之書矣

王孫

幼誦王維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之句不曉所以問之郡中人皆不對偶見本草說曰草一

漫錄王
二十一
名王孫則知維詩之命意矣

長楊

唐人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只以
長楊為宮名故不可曉後值今喬禮書希大為
太常少卿祀西嶽為予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
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

南園漫錄卷五